

論《淮南子·主術》之錯簡

劉殿爵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淮南子·主術》有一節文字，懷疑其中有錯簡，現在逐錄如下：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壹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覈。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橈，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莫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古者天子聽朝，使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也，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豪釐，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湯、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當此之時，伐馨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劉殿爵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而必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¹

這節文字，驟看雖然似乎無甚問題，但細加考察卻知其不然。現在先看第一段。這段文字體例整齊。這可以用抄錄方法顯示出來。

- [1] 凡人之論，(1a)心欲小而(1b)志欲大，
(2a)智欲員而(2b)行欲方，
(3a)能欲多而(3b)事欲鮮。
- [1.1] 所謂(1a)心欲小者，慮患未生，
備禍未發， [月] [a]
戒過慎微， [微] [a]
不敢縱其欲也。
- [1.2] (1b)志欲大者，兼包萬國，
壹齊殊俗， [屋] [b]
并覆百姓，
若合一族， [屋] [b]
是非輻湊，
而為之轂， [屋] [b]
- [1.3] (2a)智欲員者，環復轉運，² [元] [c]
終始無端， [元] [c]
旁流四達， [月] [d]
淵泉而不竭， [月] [d]
萬物並興， [蒸] [e]
莫不響應也。 [蒸] [e]

¹ 劉殿爵（編）：《淮南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79-81。

² 楊樹達《淮南子證聞》云：「轉運疑發作運轉，與端為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89）按「轉」、「運」二字古並有平讀。作「轉運」，則運與端，諄元合韻；作「運轉」，則協元部韻，似不必改字。

- [1.4] (2b)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宵〕〔f〕
素白而不污，〔魚去〕〔g〕
窮不易操，〔宵〕〔f〕
通不肆志。〔之去〕〔g〕
- [1.5] (3a)能欲多者，文武備具，〔魚去〕〔h〕
動靜中儀，〔歌〕〔i〕
舉動廢置，〔之去〕〔h〕
曲得其宜，〔歌〕〔i〕
無所擊戾，〔脂去〕〔j〕
莫不畢宜也。〔歌〕〔i〕
- [1.6] (3b)事欲鮮者，執柄持術，〔術〕〔j〕
得要以應眾，〔東〕〔k〕
執約以治廣，〔東〕〔k〕
處靜持中，〔魚〕〔k〕
運於璇樞，
以一合萬，
若合符〔魚〕者也。〔k〕
- [1.2.1] 故(1a)心小者禁於微也，〔微〕〔l〕
- [1.2.2] (1b)志大者無不懷也，〔微〕〔l〕
- [1.2.3] (2a)知員者無不知也，〔支〕〔m〕
- [1.2.4] (2b)行方者有不為也，〔歌〕〔m〕
- [1.2.5] (3a)能多者無不治也，〔之〕〔n〕
- [1.2.6] (3b)事鮮者約所持也。〔之〕〔n〕

這段文字結構極其整齊。「凡人之論」是主題，跟著用三句平行句子提出六事：心小、志大、智員、行方、能多、事鮮，接著用「所謂……者」提出六事的要點。全段用韻（隨文注出），更加強其整齊性。接著再看第二段。

- [2] 古者天子聽朝，使公卿正諫，〔元去〕〔o〕
博士誦詩，
瞽箴師誦，
庶人傳語，〔魚上〕〔p〕
史書其過，〔歌去〕〔p〕
宰徹其膳。〔元去〕〔o〕
猶以為未足也，
- [2.1] 故堯置敢諫之鼓也，〔魚上〕〔q〕
舜立誹謗之木，〔屋〕〔q〕

- 湯有司直之人，
 武王立戒慎之輶，
 過若豪釐，
 而既已備³之矣。
- [2.1.2] 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
 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
 堯、舜、湯、武，
 皆坦然
 南面而王天下焉。
- [2.1.3] 當此之時，伐馨而食，
 奏《雍》而徹，
 已飯而祭竈，
 行不用巫祝，
 鬼神弗敢崇，
 山川弗敢禍，
 可謂至貴矣，
 然而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
- [2.1.4]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
 《詩》云：「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
 其斯之謂歟！
- [2.2] 武王克殷，
 發鉅橋之粟，
 散鹿臺之錢，
 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
 朝成湯之廟，
 解箕子之囚，
 使各處其宅，
- [之] [r]
 [r]
 [魚上] [s]
 [魚上] [s]
 [元] [t]
 [元] [t]
 [月] [t]
 [幽去] [u]
 [沃] [u]
 [微去] [t]
 [微去] [t]
 [質] [v]
 [質] [v]
 [職] [w]
 [職] [w]
 [諄] [x]
 [屋] [y]
 [元] [x]
 [鐸] [y]
 [魚] [z]
 [幽] [z]
 [鐸] [y]

³ 「備」古有平讀，此處與「釐」字為韻。

田其田，〔真〕〔a'〕
無故無新，〔真〕〔a'〕
唯賢是親，〔真〕〔a'〕
用非其有，
使非其人，〔真〕〔a'〕
晏然若故有之。

[2.2.1]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文王周觀得失，

偏覽是非，〔陽〕〔b'〕
堯舜所以昌，〔陽〕〔b'〕
桀紂所以亡者，〔陽〕〔b'〕
皆著於明堂，〔陽〕〔b'〕
於是略智博聞，〔諄〕〔c'〕
以應無方。〔陽〕〔b'〕

[2.3.1]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

[2.4] 成、康繼文、武之業，〔盍〕〔d'〕

守明堂之制，〔祭〕〔d'〕
觀存亡之迹，
見成敗之變，
非道不言，
非義不行，
言不苟出，
行不苟為，
擇善而後從事焉。

[2.4.1]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第二段文字也可算相當整齊，但不如第一段。開頭一節總論天子聽朝時百官所負起的輔弼責任。跟著說聖王仍然以為不足，所以堯舜湯武另外尚有其他措施。其後引出結論是：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

跟著便是敘述武王之德政，結論是：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矣。

接著敘述文王通觀古代帝王的成敗昌亡，結論是：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

最後論成康的擇善而說，結論是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以上文字是就第一段的六事而言。有兩點值指出的。每一事，有以一聖王，如文王、武王爲例，有以不止一人而以數人爲例，如堯、舜、湯、武，但所舉的例盡屬帝王，沒有非帝王的。第二點更爲重要。結論的文字格式整齊，都作「由此觀之，則聖人之……矣」。就這一點而言，「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是最後一句合格式的結論。

現在看下面的文字：

- [2.5]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
 勇服於孟賁， [諄] [e']
 足躡郊菟，
 力招城關， [元] [e']
 [2.5.1] 能亦多矣。
- [2.6] 然而勇力不聞，
 伎巧不知，
 專行孝道，
 以成素王，
- [2.6.1] 事亦鮮矣。
- [2.7]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亡國五十二，
 弑君三十六，
 采善鉏醜， [幽上] [f']
 以成王道， [幽上] [f']
- [2.7.1] 論亦博矣。
- [2.8] 然而圍於匡，
 顏色不變，
 絃歌不輟，
 臨死亡之地，
 犯患難之危，
 據義行理
 而志不懼，
- [2.8.1] 分亦明矣。

然爲魯司寇，

聽獄必爲斷，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作為《春秋》，香港中文大學
不道鬼神，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不敢專己，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2.9.1〕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
其所守者有約，
故學而必榮。
- 〔2.9.2〕 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其所事者又多，
故動而必窮矣。
- 〔2.10〕 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
而爭萬乘之君，
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大學
〔2.11〕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
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2.11.1〕 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
捨其易而必成者，
而從事難而必敗者，
愚惑之所致也。〔脂〕〔g'〕
- 〔2.12〕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月〕〔g'〕

文字開頭出現的兩個結論格式是「能亦多矣」和「事亦鮮矣」，而不是「由此觀之，聖人之能多矣」和「由此觀之，聖人之事鮮矣」。接著的兩小段的結論是「論亦博矣」和「分亦明矣」，雖然格式與「能亦多矣」、「行亦方矣」相同，但有一點大為不同。「能」與「事」並在開頭所舉六事之中，而「論」與「分」則不見六事。這是〔2.5〕以下與以上之文字最大的不同。不但如此，內容亦有不同。這段文字以孔子為例而孔子並非聖王。此外上文所舉之例，每一節不同，「心小」以堯舜湯武為例，「志大」節以武王為例，「智員」以文王為例，「行方」以成康為例。「能多」、「事鮮」、「論博」、「分明」四節並以孔子為例。結尾「然為魯司寇」一節與上文不同，並無結論，似有殘缺。由於此類之原因，不能不令人懷疑，關於孔子一大段，原來與「凡人之論」無關。似乎因為缺去「能多」、「事鮮」兩節，而孔子一段「能亦多矣」、「事亦鮮矣」兩結論與應有之結論相似，乃補入充數。至於原屬何書已不可考。〔2.8.1〕所論雖然仍然是孔子，但無結語，所以亦無法判斷是否與上文相連屬。〔9.1〕與〔9.2〕論「聖人之智」與「愚人之智」未指名論孔子，似未必是承上的文字。

最後，〔2.10〕論吳起、張儀智不為孔、墨，〔2.11〕論以正教化易而必成，以邪巧世難而必敗〔2.11.1〕捨易事難，愚惑之所致。結論是「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但

「六反」指的是甚麼，並未明言，即高誘作注時，已無確據。高注云：「六反謂孔、墨、萇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也。」高誘蓋見上文有此六人姓名，因傳會以作為「六反」之注，其實孔與墨、萇弘與孟賁、吳起與張儀，文中並未言其行相反。孔、墨連言，未作比較。至於萇弘、孟賁，則止云「孔子之通，智過萇弘，勇過孟賁」，而吳起、張儀亦止云「智不為孔、墨」。高注可以說是全無根據。足見此節文字本與上文不連接，亦屬錯簡無疑。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Concerning Wrong Bamboo Strips in a Passage in the “Zhu Shu” Chapter of the *Huainan Zi*

(A Summary)

D. C. Lau

There is a passag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Zhu shu” chapter in the *Huainan zi* which seems to be straightforward at first sight but turns out on closer examination to be problematical. This passage names six types of men, those who are 心小，志大，智員，行方，能多 and 事鮮. This is followed by short descriptions of each type. Then comes examples of each type ending in each case with a passage in the form of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矣. Such a passage appears for the first four types but not for the last two.

For the last two types, although there are concluding remarks in keeping with the way the introductory passage in deals with 能多 and 事鮮, these remarks are couched in a different form, viz., 能亦多矣，事亦鮮矣. What should be noticed is that there are two further types going beyond the original six. These are 論亦博矣 and 分亦明矣. Thus the concluding remarks in all four types show a uniformity in form,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assage from 孔子之通 to 不敢專己 forms a whole with Confucius as its topic. In this light the similarity between 能多 and 事鮮 and the opening passage is merely superficially, serving only to give the illusion and they belong together.

Finally, there follows a passage about famous me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cluding Confucius) rather than about sage kings. The last sentence concerns six pairs of opposites. It is not at all clear what this refers to. It is manifest that Gao You 高誘 was at a loss how to explain the term. Thus it would seem that the passage is a strip which has attached itself to a text to which it does not belong at a time before Gao You who liv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produced his commentary. That is as far as we can go in our textual speculation.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